

T2550/116614(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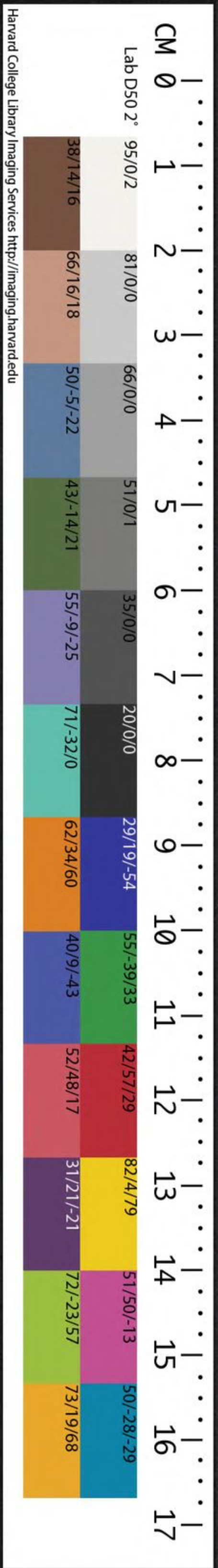
子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8 1961

海

西
子
八
九



鹿門先生漢書卷之四十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景十三王傳

按十三王傳自河間獻王以外俱狼戾不可讀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閔，程姬生魯共王餘，江都易王非，膠西于王端，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

百務得事
每求真是

真正也留其正本也

秦進也

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河間獻王之好書有功於六藝者。予嘗謂六藝者古先聖賢之精微。至秦則一大阨。及河間獻王則又一解也。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者從而游。武帝時獻王來

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鰥寡。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謚曰獻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年薨。子項王授嗣。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以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人。

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留貴。留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留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死。立十七年。國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是爲河間惠王。良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爲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莽

時絕。

臨江哀王闕。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爲郡。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爲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壩地爲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旣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臨江王必死。非其罪也。故烏爲異如此。百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南郡。

相者送行之
祭日嚮飲

漢書卷四十六
景十三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為人口吃難言。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輿馬晚節。遜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三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十八年薨。亡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部鄉侯閔為王。王莽時絕。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孔子亦為神鬼之伎。以箠後世。譏

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易王傳並淫虐不忍觀覽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

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

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

國。以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人漢邊。非上

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

桀。驕奢甚。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

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

不出。蚡宣言曰。子廼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蚡

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建女弟徵臣。爲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爲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告建淫亂。不常爲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爲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遣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京都。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太后泣謂吉。歸以

吾言謂而王。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言吾爲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踏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天大風。建

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鉛杵舂。不中程。輒掠。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

斥還斥也

名也
分姬妾官

程作之課也

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
羝羊及狗交。專爲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
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
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卽復來覆
我。我決不獨死。建亦頗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
發。爲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爲將軍。中大
夫疾有材力。善騎射。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
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
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

覆者治也

荃細布也字
本作綰

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侯。遣以錦帛奇珍。
繇王閩侯亦遺建荃葛。珠璣。犀甲翠羽。鰥熊奇獸。
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
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後復謂近臣曰。
我爲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
爲人所不能爲耳。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
子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
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有司請捕誅建。制曰。
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積

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地入于漢。爲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吁。貽侯子宮爲廣陵王。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爲人賊。盜。又陰痿。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以爲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法。漢公卿數請誅。

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比再請。削其國。

去太半。端心慍。遂爲無警省。府庫壞漏。盡腐財物。

以鉅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

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

國。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

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彊足以詎諫。知。

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

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薨無子。

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除舍初至
舍也

趙敬肅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傷也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我朝藩府亦往往有祖彭祖行事而以之箝制撫按監司及郡縣大夫者自行迎除舍。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此迫劫。不聽。迺上書告之。及汙以姦利事。彭祖止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

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權會。入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總謂鬼神之事也祿祥好為吏。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久之。太子丹與其女弟。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為姦甚眾。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冤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贖丹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

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公主。求復立丹爲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以征和元年薨。謚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爲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是爲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爲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

以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爲平干王。是爲頃王。十一年薨。子繆土元嗣。二十五年薨。大鴻臚禹奏。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爲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爲樂。奴婢從死。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卽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冤鼂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彊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

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大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其地相文雅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

求疵。咎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建元三年。

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

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按中山王對文可與鄒陽

獄中書臣聞悲者不可為繫。歛思者不可為歎息。相上下

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雍

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

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眾煦漂山。聚

蟲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撓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

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

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

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

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蟲宵見。然雲蒸列布。杳

冥晝昏。塵埃掩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

今臣雍闕。不得聞。讒言之徒。蠶生道遼。路遠。曾莫

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何

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

物多至

詩言我中心憂
思如被橫築
假寐長莫以
真致老至於
苦如過首
其篇中白皮
至薄者喻著
鴻毛喻輕薄
甚也

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

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四十三年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絕。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

曾孫倫爲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二十八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子頃王鮒嗣。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嗣。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殺二人。又以縣官事怨。內史教人誣告。以棄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

二十四年薨。子煬王旦嗣。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立旦弟宗。是爲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嗣。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罵曰。吾盡汝種矣。有司案驗。不如王言。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

師古曰王証彭祖罵明云

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爲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爲廣川王。去卽繆王齊太子也。按廣川王去之罪狀又倍於易王，非予竊謂皆由漢高帝制度疏濶，不立宗藩法，故諸王狂悖如此。若我太祖於諸王鑒戒嚴矣。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劔，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劔。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爲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囊中刀，答

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答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劔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爲灰。後去立昭信爲后，幸姬陶望卿爲修靡夫人，主繒帛。崔修成爲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盡取善繒，乞道旬諸宮人，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滅我愛，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

閨中俗婦
呼男姑力鐘

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又
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故。益
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
歌曰。背尊章。嫖以忽。謀屈奇。起自絕。行周流。自生
患。諒非望。今誰怨。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
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
卧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
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之。令諸姬
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

杖屨也

晉今之婦
直領也。絲
刺作翻

椽代其陰中。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
反來畏我。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與去共支解。
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可悲可痛召諸姬皆臨
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
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
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繡。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
之。未死。答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
兩目。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
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

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迂。昭信欲擅
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
舍門。無令出敖。游戲使其太婢婢長年為僕射。主永巷。盡封閉
諸舍。上齋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為作
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第鬱。憂哀
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崔隤時不再。願棄軀。死無
悔。令昭信聲鼓為節。以教諸姬歌之。歌罷。輒歸永
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
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

受易。師數諫正去。去益大。年長逐之。內史請以為操師

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

去數置酒。令倡俳羸戲坐中。以為樂。相彊劾繫倡

闌入殿門。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為王教。修靡夫

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

殺。會赦不治。漢之赦并及十惡不道故法制疏濶望卿前烹煮。即取

他死人。與都死。并付其母。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

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本始三年。相

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

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爲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烹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當伏顯戮。以示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立二十二年。

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爲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坐畫屋。爲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弟爲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

膠東康王

不錄

六安共王

不錄

清河哀王

不錄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爲鴆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執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雖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鹿門先生漢書終

鹿門先生漢書卷之四十七

李廣蘇建傳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

燕太子丹者也。

史記此下多故槐里徙成紀六字

廣世世受射。孝

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

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騎常侍。

史記爲漢中郎從弟蔡亦爲郎

皆爲武騎常侍以伏

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

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數句一篇

柱。子卽以伏後

景帝卽位。爲騎郎將。吳楚反時。爲

驍騎都尉。從大尉亞夫戰昌邑下。史記此處多取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奇數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日。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確。謂驍勝敗恐亡之。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史記於此多三十二字及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詳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鵬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

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

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鵬者也。已縛之上山。史記

山字作馬字不如山字好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

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

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

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

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

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

去。用堅其意。史記此下有於是胡騎遂不敢擊八字有生色有白馬將出

監視也

將軍領軍

有部世蔣

軍營五部

部世尉人

斗以銅作

無受斗書

吹飯食夜

擊手持行故

護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

其百騎中解鞍縱馬卧奇又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

敢擊夜半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

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此以下與史記原文稍異後徙為隴

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

也由是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常樂衛

尉附客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

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

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

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

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

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

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

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不識孝景時

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

單于以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而廣為驍騎將

軍屬護軍將軍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

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

軍。生得廣。數奇單于素聞廣賢。今日得李廣。必生致

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卧行十

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胡

兒馬。奇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

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

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當

斬。贖為庶人。數奇可涕數歲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

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史記

至字下多霸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陵二字絕

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

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居

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

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之不武處。此下史記原文多一百廿八字

甚有生色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

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

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

振則萬物服。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

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

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

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廣在郡。匈奴號曰

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以下廣之善射處凡六並

有生色。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

也。傳曰：至誠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

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

射殺之。以下史記別有廣廉云云一百六十餘字，甚有生色而漢書則穩括之而略矣。已而

移之篇末，殊宥而絕。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令。元朔六年，

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

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奇數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

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

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

廣，迺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

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為圍

陳外鄉。以下指次廣之遇敵胡急擊，矢下如兩，漢

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

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

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服其勇也。明

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廼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奇數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漢書却攬廣弟李蔡於此自爽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

中。而諸妄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廼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以下史記見之。篇首而漢書却移之。并見於此。好好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為人長爰臂。通肩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

淳曰為戲也
疏密持酒以
飲不勝者

人學者莫能及。廣叩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闔狹。以飲專。以射為戲。將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公孫敖

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辭曰

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

髮而與匈奴戰。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

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言廣命隻不編合也數奇。一篇毋令

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

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

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益

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廣之禍胎在此意象愠

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

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
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
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
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
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大將軍既怒廣之初不
急詣部如書已而及單
于之道而弗能得也。輒欲摎廣之失道以覆罪於
武帝卒之。廣慍而自殺。此千年以來猛士戰將所
共為憤咽而流涕者也。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
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
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单于兵。而大將軍

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

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

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而右將軍獨下吏當

死。贖為庶人。將軍亦得贖為庶人。尤可痛云。廣三子。曰當戶。椒。敢。

皆為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

是上以為能。當戶蚤死。乃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

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

以丞相。史記原文此下多五十餘字。○李蔡事特以廣從弟故。本未附之。坐詔賜

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

餘尚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取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唐為郎中令。項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廼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大將軍能為匿諱以避李敢之仇亦其大雅處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為太手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

之。莫敢應。後愬之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

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纜。欲刺虎。

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

兵敗。降匈奴。陵別為傳特收語於此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

下吏死。

陵字少卿。陵傳漢書獨詳而多神色蓋史遷自以傳會陵被禍故不敢盡其戰功而漢書

持按其所予任少卿書及他傳者為之一一指次嗟乎予於陵傳不能不為之系歛而流涕也及覽

霍子孟輩令他使者招之匈奴少為侍中建章監善

奴而卒不還亦爽然自失已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

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
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
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
將上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
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
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
王於大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
叩頭自請曰此一着與廣之不樂并臣所將屯邊
右將軍出東道事同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

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

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

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眾陵自主書欲以一隊當

以五千步卒而橫跳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誤上

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

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

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

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山名可必禽也書奏上怒

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

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部。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覘虜。卽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武帝怒上書而并疑陵之悔不欲出而教之也。輒勒之出西河。遮虜部抵受降城。騎置以聞。可謂英風大略矣。而川古之善將將者。其出萬全之道也。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

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里。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應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

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

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古兵法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匈奴官名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

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

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廼還。是時陵軍益急。

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

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

陵善拊士卒而軍候管敢獨亡匈奴天亡之也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

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

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

川人。附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

封于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

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大較匈奴之所恃者騎射而西南夷之所憑者山谷夫陵之敢於卻步兵五千而深入胡者特以敢戰自爲功耳豈知至浚稽山也所當山谷之險亦與西南夷飛崖絕壑何以異哉陵之慮敵處亦疏矣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

兵即矢及矛
戟之屬也

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泥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沉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嘆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

康曰媒酒教
藥麴也言
釀成其罪

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此對與任少卿書之略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藥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輜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

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言欲立功以當且非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此句文不絕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

只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寬
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
以李氏爲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
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
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
陵曰。廼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
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
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闕氏欲殺陵。單
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廼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

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皆貴用事。衛律者。父
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
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
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
廼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
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
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
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而數數
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如睹有生

結讀曰
攝之影吉耳
形如推

色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律之字用事指次以此言微動之陵默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其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謂勇而無謀者也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

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稍遷至移中。廡監。時漢連伐胡。提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

會緱。一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

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廼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燼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武之仗節爲漢絕盛事而班掾之指次亦爲漢絕世文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

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

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壯詞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舊米粟之害而空者也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

繳生絲綬
可以弋射

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着積五色六年。單于弟於靛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繫弓弩。於靛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眾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陵本義士。其生降虜。已可恨矣。何以復為單于降武。信乎其自悔也。罪通於天矣。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

天子駙馬之
在黃門者
養馬於
黃門也

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
安所見乎。武嘉前長君為奉車。前事相從至雍。棧陽宮。
扶輦下除。皇扶車下除道也觸柱折轅。効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
百萬以葬。京賢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
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
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
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悽愴之情獨有
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
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

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陟。

節義豈可以聲
音笑貌為哉

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

北府虞

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
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
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
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
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
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
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

區脫土室
胡兒作
以候漢者

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此策亦奇使者大喜。如惠語。

奇曰欲劫單于如曹制劫外桓公柯盟

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贖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豈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歌逼占可與周雅相參

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疆壯出。及還。須髮盡白。總案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如畫于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

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廼為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于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與近代制不同。武既免官矣。猶得以與聞立宣帝事。豈漢制邪。恐由霍子孟。賜爵關內侯。於武有故。故從中要之。非制所例也。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

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卽時召武。待詔
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
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
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
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
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
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
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
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

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
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
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
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日衛將軍
富平侯張安世。次日車騎將軍龍雒侯韓增。次日
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日丞相高平侯魏相。次
日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日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
年。次日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日少府梁丘賀。次日
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日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

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煙波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

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

鹿門先生漢書終

鹿門先生漢書卷之四十八

衛青霍去病傳

衛霍二傳竝史記原文而漢書稍稍增損數字而已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

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

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

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以幸武帝。

一篇領案

故青冒姓

為衛氏。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子

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

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

民母

嫡母也

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

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

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王。建元

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不意之遭皇后。大長公

主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

又中道之阨廼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

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父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

篡之。後為右將軍迷失道卒賴青以免死故得不死。上聞。廼召青為

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君

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小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

公孫敖由此益顯。以篡取青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

夫。以上俱條次青之所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軍。

擊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

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

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

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

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史記無惟青以下二十惟

青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語在匈奴傳。

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凡衛子夫得幸上。輒與青

寵任隨處相串而進其秋。青復將二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

郡。青斬首虜數千。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闕。遂

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

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史記詳而漢書略然事蹟不遺以三千八

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伐尉蘇建為平陵侯。張次

公為岸頭侯。使建築朔方城。上曰。匈奴逆天理。亂

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

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

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

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

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

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

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執訊獲醜。毆馬牛羊百有

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其後匈奴

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所殺略甚眾。語

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

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太

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

青躬率我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

八千七百戶。

史記作六千戶

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子不

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

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

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纒襪中。未有勤勞

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

戰之意也。

此着得體

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

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封敖

爲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寘渾。至匈奴右
賢王庭。爲戲下。搏戰獲王。封說爲龍額侯。騎將軍
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爲南窳侯。輕車將軍李蔡。
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趙不
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爲陟軹侯。
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
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
如意。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明年
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賀。

爲左將軍。翁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
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
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
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
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爲翁
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
趙信降胡。譬則
虎之歸穴也。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
歸青。青問其罪。正閉。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
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

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眇附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是歲也。霍去病始侯。結上

接下如游龍
得史遷法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爲詹事，陳掌妻。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二千五百戶。史記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

百級封賢為終利侯。騎士孟巴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三百戶。是歲失兩將軍。亡翁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贖為庶人。青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太史公原文着色處一一鍼線 寧乘說青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青以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廼拜寧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

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

為博望侯。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為票騎將軍。

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隴烏

盭。討遼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攝讐者弗

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

短兵。麇臯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史記無此

三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

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什七。

史記無此 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史記二千戶 其夏去病

者誅服者則報也

苦數年而多殺也

振動失志三言距

與合騎候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鱒得。史記無此五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眾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

矣。

史記無此十字

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

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

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特賜校尉

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票

騎將軍斬遼濊王。捕稽且王。右千騎將王。王母各

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

前行捕虜千四百人。史記此處多以千五百戶五字封破奴為從

票侯。校尉高不識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耆王。王子

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史記此處多以千一百戶

五字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

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

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

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

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流落不耦。太史公一篇精神注

此而漢書不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

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

票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

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

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上恐其以詐降而襲

邊。委曲處分。竝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

渡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

不降者。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

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

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去病之嫖姚與

武帝之英傑太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數十鉅

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潔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為

下摩侯。雁疵為輝渠侯。禽黎為河綦侯。大當戶調

雖爲常樂侯。於是上嘉去病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犇於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畢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以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廼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方稱渾邪王降衆數萬而下卽係以

重通軍旅之勞及北河以塞表可得寧息無復患

曹也

殺略數千人此皆太史公精神所注處而漢書不敢遺

其明年上與諸將議

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卒。其執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

漢兵不能輕入而久留

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去又曰

春。上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

轉者踵軍

王作于

針線去病始爲出定襄。當單於捕虜。虜言單于東。廼

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王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爲單于

謀曰漢兵卽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迺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而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亂相持博也 千年来所以戰亦千年以來所無之文。而騷人墨客共得本之以歌出塞賦。從戎未嘗不令人神馳而目眩也。

太史公絕世之姿故漢書不能增損一字

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

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大將軍引還。過幕南。迺相逢。青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廣自殺。食其贖爲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

繞也

輕齋者不
輕齋自隨
而平宿糧
食也也曰
資資資

蠡王自立為單于。單于後得其眾，右王廼去單于之號。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按青之武剛車之病雖斬馘數多，非青北也。武帝獨能絀其爵賞，而不以與此，必有深故而太史公特抒憤懣之辭，無限系欷然不見指明言之何哉。愚竊以去病降昆邪一着，武帝最得意處，故青之爵賞僅僅及其沒而穿冢象祁連山去病遂獨擅云。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允之士，約輕齋，絕大幕，涉獲單于章渠，以誅北車者。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度

難侯濟弓盧，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檣余山，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封博德為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樓剌王伊即軒皆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為杜侯。

伊卽軒爲衆利侯。從票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皆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校尉自爲爵左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史記原文無此以下三十字惟西河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咸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迺罰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

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

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出此言深。入武帝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

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爲遣太官齋數十乘。旣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躡鞠也。事多此類。青仁喜。

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甲里也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子嬪嗣。嬪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爲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絕。後四年。元封五年。青夢。謚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圍單于後。十四

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王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柰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廼詔青尚平陽王。與王合葬。起冢象廬山云。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

戶。并之二萬二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爲特將者十五人。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張次公 趙信 趙食

其 郭昌 荀彘 俱不錄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爲將軍者二人。

路博德

趙破奴

俱不錄

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票騎亦方此意。爲將如此。青不敢薦士。固其不學無術。然亦其暗合老氏之知。雄守雌處。所以能保功名而不絀他禍也。

